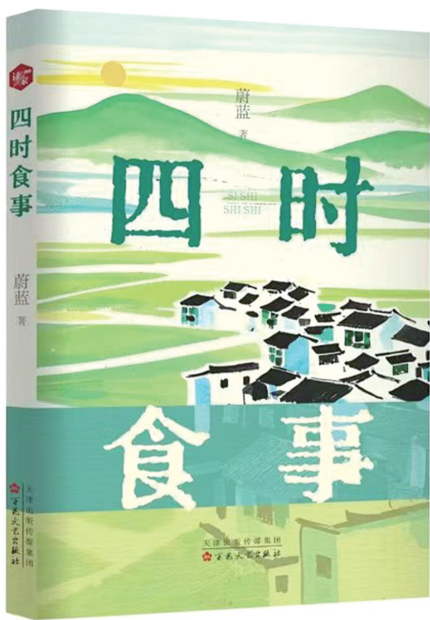


回到故乡的路

——读蔚蓝《四时食事》

提云积



《四时食事》
蔚 蓝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毫无疑问，蔚蓝通过文字为我们营造了一条回到故乡的路。

与蔚蓝相识已久，生了熟稔，网络链接着大江南北，两端便会闲闹几句。一日，他晒出了祖居，一片偌大的春日田野，绿的麦苗，黄的油菜花，还有蓝蓝的天空，天空下是祥静的村落。祖居就在这座村落里。我说：祖居要有我的一半。蔚蓝回以肯定：三间祖居有兄一间。我回：不可，三间的一半是一间半。蔚蓝答应，我乐得又寻得一处故地。

我身处北方，内心却有着一房南人的心境。蔚蓝的文字便时时观览，从那些安静的文本中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挑拣出属于我的意境。现在，蔚蓝的新书《四时食事》摆在我的面前，给予我更多的便利。

去江村，跟随着时光，从春天开始。雨是春日必不可少的，它总是氤氲在江村的春天里。蔚蓝说：雨，不知什么时候下起来，淅淅沥沥地湿润着村庄的山河。在蔚蓝的笔下，雨水是随着季节生发出不同意境的。《春雨生藜蒿》里是江南初春的雨，“茫茫微雨，从遥远的时代而来，又漫漶不见尽头的光阴。”把春雨比作光阴，更比作遥远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循着作者的思路散开了去，会发现雨是别样的河流，河流是涌动不息的生命，裹挟着汨汨光阴追逐着我们离去的身影，在茫茫春雨里，就这样亦步亦趋；《春深忽已晚》里是晚春的雨：与早春蒙蒙难闻声息的细雨相比，晚春的雨，若鲜碧丰腴的木叶一样，声响更清脆一些，色彩也明显浓郁起来。从两个时节的落雨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生命是永远向前的。

通览全书，几乎每一章文本里都会涉及雨水，在《梅雨江村》里，蔚蓝说：春雨茫茫又缠绵，仿佛一个人的心事，没有尽头。凄风苦雨的秋日，伴随而至的是将要来

临的萧寒，大地上的一切，终将落幕。夏雨的滂沱，天地没在遮天的云雨与乌云之间，仿佛世界的末日。唯有梅雨，来去忽无踪，却把一片绚丽的山河呈现人间。

村庄是不能没有鲜花的，有的是专门开来供世人观赏，有的却是艳放后的丰美。从蔚蓝描述梨花的语句中发现，梨花的白，已经不独属于梨花，更属于村庄。此刻，时光是属于梨花的。“唯梨花之白，清澈明亮，有流水的质感，洁白无瑕，亦有玉珠的剔透。”

以我对文本的理解，发现蔚蓝的文本与其他描述故乡的文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，虽同为记物、记人、记事，蔚蓝敬重每一种生命，从生命入手，将不同的生命化为自身的血脉与精气，用文字濡养他们的精魄与灵魂。他说韭花“又鲜嫩又甘甜，有一种秋天与光阴的滋味”，起初，我是生出些许惆怅的，然而，再沿着蔚蓝的思路往深里去，竟然发现，这是人生的况味，走过青兰后的丰饶，有深邃的时光透出。

“一株草木，是一位故人，在这遥远的异乡，偶然地相逢，都让人讶然地欢喜与惆怅。”莲、瓠、蚕豆、南瓜、扁豆这些日常用作食物的草木在我们的眼前是鲜活的，甚至是一朵深洲色的牵牛花，一朵春雨中的梨花白，一株在乡间偶遇的桃树都在伴随着我们的生长、行走、起舞，相互成就，这是人与自然的共生，是人与生命的共生，是人与万物的共生。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多姿多彩，借由它们细细描画。蔚蓝的笔力含蓄，蕴含极度饱满的张力，温婉，包容着无限可能的过往，和面对即将到来的时光。

属于我们的村庄怎能少了我们的亲人。父亲母亲为我们营造了故乡的一砖一瓦，一餐一饮。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，在田野的深处，仿佛总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们，让我去往养育着我、流下父母亲汗水的土地。我们便会发现，被我们少时处心积虑想要离开的田野，中年后，却成了我们最想回到地方。现在，我们也是思想了千万遍的方法，选择如何回到那片曾经被父母亲勾勒了千万遍的故乡和田野。我也会如蔚蓝般，一次次回望渐渐杳远的田野，心生潮湿，我的故乡渐渐荒芜，故人如落叶纷纷。

荒芜是另类的蓬勃不息，大地上的所有事物都在荒芜中轮回，生生不息。节令在大地上流转，草木在天地间荣枯，一年年地，只要我们的思绪还有父母亲的影迹，便知道，属于我们的故乡和那片寄存了父母亲生命体的田野并未离去。

我们借用食物喂养生命，以文字丰腴灵魂。文字是默片，不着一语，我们一直待在故乡重新结构的光影里独自思想。

一颗流星在深蓝中赶路

——读杨不寒《窈窕之章》

吕 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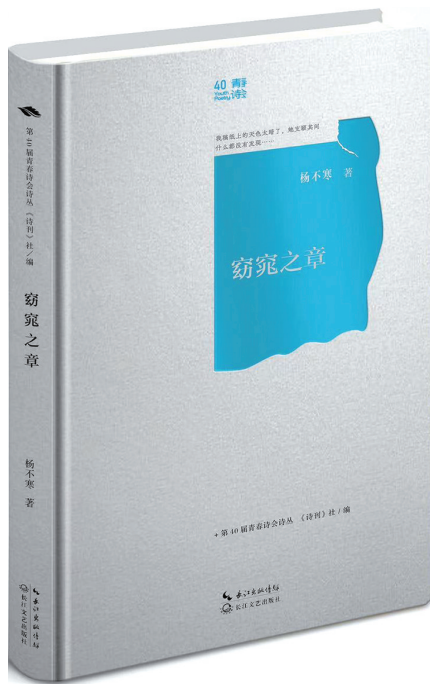
《窈窕之章》是杨不寒的新诗集，他写得自由自在，写得随心所欲，像一颗流星在无垠的宇宙中遨游，每一次撞击都会迸射出绚烂的花火。所以，山川景物也好，名士风流也好，俗常光阴也好，均藏匿着水晶般的通透、睿智和哲思，是真正的含英咀华，读着读着，即不由自主地步入他描摹的情境中去，与他同游同悲同乐，浪漫而美好。

杨不寒的诗简淡冲和，简淡中又包含了无穷的境界，像倪云林的画，画的是一树一石，然千岩万壑也不能过之。苏东坡诗云：“静故了群东，空故纳万境。”万物静观方自得。是啊，空明的觉心，容纳着万境。万境又浸入人的生命，染上人的性灵，有了独属那个人的个性，甚至他的体温、他的呼吸。杨不寒亦是如此，与之有关的天地万物皆可入诗，如一块手掌大的卵石，一只孤独的飞鸟，一棵长在江边的树，一场倏忽而至的夜雨，一只胆小的松鼠，等等，且各有魅力，各有韵味。

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。江河的流淌最接近时间的流逝，孔老夫子曾发出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慨叹。德富芦花也说：“站在大河之畔，要比站在大海之滨更能感受到永远二字的含义。”对出生在长江边上的杨不寒来说，长江是奔涌在血脉里的，是澎湃在灵魂深处的，它的每一朵浪花都是他文学的供给与滋养。那一朵朵浪花是古典的，又是现代的，都有着特殊的文化标识，如屈原，如李白，如巫神，正如李啸洋教授所说的，“诗人以自省、拟古、灵思的方式重绘长江心灵地图，缔造纯粹的诗学晶体，诗意双铄。”

杨不寒是性情中人，清高而不自傲，孤芳而不自赏，犹如盛开在雪山峭壁上的雪莲花，静静地开放，即使远离尘世，即使无

人来嗅，也要绽放溢香。以雪莲花喻他或许不恰当，不过，那种精神境界是相似的，冰心先生就曾以朴实的鸡冠花喻梁实秋先生。杨不寒以一颗追求真善美的赤子



《窈窕之章》
杨不寒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之心，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所观、所想、所思。他在《暮云翻墨楼之三》中写到的，“现在我明白他始终自由地活着/并且满书架地交结/在我心爱的器皿间逛来逛去”，我觉得就是写给自己的呓语。

荆轲、屈原、张飞、陆羽、孟浩然、沈从文、萧红等，都是行走在历史册页中的达者，杨不寒借一支笔即可穿越时空，与他们对话，读来亦深受启发。《北碚，萧红的1939》尤为我所喜，因他写出了萧红的心酸、寂寞、哀伤和不甘，也让我想起在一个风有些冷的冬季，不远千里去她的故居。推开厚重的朱漆大门，我一眼看见了静坐在院子里的萧红。她两眼深情地望着远方，让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忧伤，也不知道她在眺望什么、沉思什么？

杨不寒的语言灵动、雅致，又有音乐的律动，或者说从他开始写诗以来，他就没有停止过对语言的探索，从《越过河流》到《醉酒的司娘子》，再到《窈窕之章》，他一直努力地尝试，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就像李森教授所评价的，“杨不寒的诗宛在中西两条传统之河汇流的水中央，同时又浸染着三峡的彩云灵雨，散发出一种广博、雅洁而神秘的气氛。”对一位年轻的诗人来说，这是极为难得、极为可贵的，这也需要极大的胆量和勇气，让我想起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那枚“可贵者胆”的闲章。

诗人华滋沃斯曾说：“一朵微小的花，于我可以唤起不能用眼泪表达出的那样深的思想。”读杨不寒的《窈窕之章》亦是如此，在繁杂的生活间隙，能有这样的体验，实在是快意。

